

在山边长大

认识花草树木

吴小西

杨柳絮终于快飘完，北京到了五月。

树木又鲜嫩了起来，满眼都是新绿。街边的桃花梅花海棠花，早已不见踪影。地坛公园的牡丹，也谢了大半。随处可见的二月兰开了几个月，还守着最后的繁盛。再过一阵子，满大街就该是姹紫嫣红的月季花了。

说来也奇怪，最近的这几年，每年我都会认识一些新的花草树木。它们像新看的书、新听的歌、新吃的菜一样，让每一个春天的记忆都不同。

前几天我新认识了泡桐花。那一天，我从窗户望出去，发现楼下的两棵大树开出了一大片一大片淡紫色的花。仔细看，枝条上缀着的是一串串小喇叭。咦？这么好看的花，为什么我以前从未见过？

走到树下看，却看不真切。树太高了，识花软件也辨认不出来。这花只有从高处，或是远处看，才能看出它的漂亮来。

后来下了两天雨，小喇叭掉了一地。啊，这形状，这独特的气味，莫非它就是……搜索确认一下，果真是它！我那遥远模糊的儿时影像袭来。在一片长着许多大树的林子里，小朋友们总会捡起它来吹喇叭，能吹出“叭”的一声，我们就吹一个丢一个又捡一个……

原来是你！原来捡花吹喇叭的事情，是发生在春天里的。二十多年未见，这简直堪称久别重逢式的相遇。可是，那树那花，明明去年也在，前年也在，原先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它呢？

新认识一种植物的时候，总是惊喜的。那些小小的发现，让我感觉这一天都被点亮了。

有一年我突然认识了丁香，原来“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是这样的啊。

海棠花开的时候，我才觉得那真的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夏天那些带着粉色光晕的大型狗尾巴草，其实是狼尾巴草！

我没有在意它时，就跟里无它。我认识它了，就总能遇见它。北京中轴路两旁，有一些高大的树，春夏时亭亭如盖。我将其封为全世界最美人行道树，每见一次就赞美一次。至于某些季节树下聚集的虫子蚊子，我则完全视而不见。

每次从树下经过，我都忍不住思考同一个问题：这树也太美了，它到底是什么树啊？树太高，手机软件帮不了我，网上也找不到答案，我总不能逢人就问这是什么树吧。

带着这个疑惑，我从树下走过了五年。直到去年夏天，有一天我遇见绿化工人架着高大的机器给这树剪枝。我终于逮着机会，犹豫了一两秒，问出了那个问题。我被告知这是千头椿，臭椿的一种。

啊，困扰五年的问题就这样突然有了答案。从此以后，我从树下经过，不再有疑问，只会想：这是千头椿，可真美啊。

我感到有些矛盾，如果我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树，就让这个问题尘封几十年，我和身边的人都不得而知，它会不会更特别，更神秘……

其实认识跟不认识，又有什么差别呢？差别还是有的。我千方百计想知道它的名字，其实是怕有一天我会忘记它。

一旦我真的认识了它，我今年认识，明年也认识。它从此就住进了我的心里。

离九江有多远

黄求花

每当别人问我家住哪里，我总说在江北，江南是九江。家住江北，去九江我们那儿的人都会选择走水路。说也奇怪，从小极其怕水的我，面对浩瀚的长江水时，却不见了惧怕的踪影。

抵达九江。从开船到下船，最多30分钟。这样一说，似乎我离九江很近，犹如出门唠了会嗑儿。可儿时的我，记忆中的九江却又是那么远。

时光煽动双翅，回到我六岁那年，清晨睁开眼，我习惯性地喊伯、妈。但无人应。我慌慌张张地穿鞋，去推关闭的大门。那时，如果妈去门口的菜园里干活，也会虚掩着门。

当我使出浑身力气去拉门，沉闷的空气里，只有链条和锁“咣咣咣”地响，一声叠加一声，沉重地敲碎了我的瞌睡，加速了我的害怕。我扯破嗓子哭喊：“伯、妈，你们在哪里？为什么把我锁在家里？”小手不停地拉门关门，关门拉门。

“你伯和妈去了九江，估计还有一个小时就能回来。”隔壁的叔叔在门外安慰我，“他们说你在房里睡觉，让我照看着你。”透过门缝，我看到叔叔的汗流湿了白色的T恤。

“九江，熟悉的名字。”我停止了哭闹，“到时我从九江带冰糖葫芦，买香蕉给你吃。”我记起来了，伯曾跟我说他们要去九江。

我不再哭闹，可叔叔依然不放心我，他从他家拿了瓜子花生递给我，他在门外坐着，我在门内，时不时地陪我说话。即使是这样，依然缓解不了我的不安，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九江太远了，我不想吃你们带回来的东西，我只想你们陪在身边。”

时光匆匆，随着年龄的增长，九江离我近了些。我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坐船去九江。那时，眼眸里的九江是辽阔夜空中的繁星，伸手就可摘的星辰。

可后来，离九江似乎又远了些。仿佛一条纽带，与路过的每一层风，每一滴水，缠缠绕绕。

再次到九江，基本上都是凌晨四五点的样子。天还沉沉躺在梦里。我和豪哥随着强大的返乡人群出火车站，站口寒风相迎，瞬间就吞噬了身上的暖。“好冷！好冷！”大家乡音未改，亲切如初。轮子一圈一圈碾压地面，可再急切的声音也抵抗不了寒冬腊月的冰冷。我哈着热气焐热手掌，豪哥来来回回地跺脚，在人潮拥挤的公交车站牌前，等天明的第一班车。那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家住九江该多好啊！可我的家，在江北。

去年再去九江。是豪哥自驾车去接哥哥嫂嫂。车外的天空飘着细密的冷雨，车内的我们仍旧热气腾腾。我们来回将近花了半个小时。那次我责怪离九江太远，近得在归来的路上，我和哥哥嫂嫂还来不及唠唠这一年各自的生活。

也就是在接哥哥嫂嫂的那天，我才深深地明白，原来九江一直在哪里，生我养我的家也还在那个地方。不管远航的我们身在何方，它总在原地默默地等候我们归来。

（作者在广东打工，为商场品牌导购）

用来形容青春，特别贴切，现在的孩子大概没有走在泥泞中走路的机会。

秋天的山坡热闹。野花野草迎来蚂蚱军团，也迎来我们的笑声。温柔嫩黄的菟丝子缠绕在地面上，狗尾巴花开到到处都是，粉色的小喇叭花铺成了毯子，倔强的藜藜爬上孩子的裤腿，谁不忙呢，我们还要忙着摘杏儿和桃呢。

等到窗户上结满厚厚的冰花，按上一个手指肚，再按一下，看冰花一点点晕开，妄图用手暖化玻璃。能消融冰花的只有阳光。窗台上放一个摔得坑坑洼洼的旧瓷缸，放上一杯水，清晨起来缸子里有一大块晶莹的冰坨子。菜园子里的泥土冻得硬邦邦的，洒上水弄一个小小的冰场滑冰。雪飘下来时，棉鞋很快就湿透了，在火炉前烤着冰冷的手脚，心都暖化了。化雪的时候，雪水顺着屋檐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好像在催促春天快快回来。

春天很快就会回到东山坡了，山里有红艳艳的山丹花，我觉得那是童年最美的花。我们一大群孩子一如既往地走上又一个四季的老路，结伴爬山去，山在召唤着我们。

外是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住在第一排，要去后面就要上山坡，每上一层坡就有一排人家。房子是挖山开山坡盖的，所以房顶就是山坡，山坡上有许多老树，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杏和麻枣。要是玩够了，就在平平的房顶上躺一排，闭上眼睛让太阳照着，阳光像炭火一样在眼皮里面红彤彤地燃着。大概那时的我们都是黑不溜秋，不过没人在意过。

春天的时候，我们不会在远处玩，一定要往后再走走。后山有一片洼地，春天的雨水积攒在那里成了水洼，里面挤满了黑蝌蚪。我们蹲在水边，捞起一把蝌蚪，看它们在手心里乱游。水流下去，就再捧一把。但不久就不愿意去了，小蝌蚪长出了四肢，一不小心会蹦到脚面上，怪吓人的。

夏天的时候日子长，我们结伴往山的更深处长，会发现秘密山洞或者碉堡，好奇的我们总结伴去里面一探究竟。想起这些，我常常想我们似乎是一群野孩子，父母从来不问我们的每一天究竟在哪里度过。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山洪卷着泥石顺着山坡奔腾而下，气势宏伟。我很喜欢泥泞这个词，泥泞常常

首儿歌，我便疑心这首歌是全国小孩子都会唱还是只有我们东山坡的孩子自己唱，而且我也在想另一个很远的地方是不是真有个西山坡？家里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二八自行车，但仅限于星期日随父母去公园和百货大楼转转，路远一去就是一整天，我猜西山坡一定在更遥远的地方。

既然叫水泉沟，应该有山泉，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多年以后有很多人去那里打山泉，但物是人非，山的模样与我记忆中的相差甚远。记不清是哪一年院门外的门楣上钉上了一个小小的门牌，蓝色的底，上面写着“水泉沟7号。”我总觉得无论是东山坡还是水泉沟这种名字不太像真的，仿佛乡下人给孩子起小名儿不认真那种。直到很多年后看到遍地都是毫无个性的街道与小区的名字我才知道，原来就算人们很努力地起了名字也未必能够免俗，而且还相当雷同。东山坡和水泉沟至少代表了一种特色，还有一些质朴而清新的意味。

因为是部队离开留给我们的家属院，所以屋子相当宽敞，家家都有很大的院子，院子



《兰·轴》

（局部）

【清】沈世杰

沈世杰，生卒年月不详，清道光至光绪（也有说是同治）时期宫廷画家，擅长画人物，但因其传世作品不多，难知其详。本幅《兰·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用笔工整细腻，设色清丽浓郁，整幅画作布局谐和，层次丰富，疏密有致，生动呈现了兰花雅逸的特性，自然的气息颇为鲜明。

供图·配文 络因

致敬劳动者

王谨

披着五月第一天华丽的阳光
欢快的鲜花绽放在劳动者心里
体力与智力劳动者同在蓝天下
五一同庆在四面八方
劳动者勤劳的双手
领受了金光闪闪的奖章
奖章上记录着他们的建树
辉映出他们的荣光

疫情肆虐不同寻常
劳动者在车间地头汗珠闪亮
防护服被汗水浸湿
奉献记录在志愿者年轻的脸上……

致敬所有劳动者，
用五月最妩媚的阳光

无雨不成春

马庆民

东风一到，一切冬天的硬朗化作柔软的、多情的春雨。春雨轻轻地来，惊醒了一个春天。

春日常见雨，绵绵密密，轻软的、酥润的，落在脸上酥酥痒痒，落在衣襟上湿湿润润。也唯有春雨，可以这样轻柔地不湿人，轻柔地让人不烦恼它的存在，也让人很愿意直接坦荡地与它亲近，接受她的抚慰，接受她的洗礼。

春雨一落到人间，就生起一层轻烟，迷迷茫蒙，缥缥缈缈，带着人一秒入境，带给人无尽的想象。在这样缥缈的烟雨里，仿佛总是诉说着许多故事，总是流动着许多的情思。霏霏细雨落在江南，便会让戴望舒遇见一位丁香似的姑娘，望着她消失远去，落在北国，虽少了些诗情画意，却会让人在些许凉寒中感受到春意。

春雨含蓄，却也多情。一阵春风，春雨斜落在天地间，让树叶与花朵在雨中翩翩起舞，细声歌咏；一阵春风携着春雨用心编织着春色，一抹抹青绿色陆续闯入眼帘，在漫山遍野开始隐隐浮动；又一阵春风，送来弥漫着泥土与草木清新的味道，轻轻地滋润着大地，撬动着人心。

雨，或会惹人心烦，但春雨却总能叫人留住脚步而用心去感受。于是，我们喜欢在春雨中漫步，在屋檐下听春雨。有人小楼等一夜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有人在绵绵细雨下等一个爱的人来……总之，守着一帘春雨，看万物生长，品人心温暖，光阴里便都是春天。

春雨，是春天的眼睛，浪漫又多情；春雨，是春天的长发，飘逸又洒脱；春雨，是春天的心跳，激动又蓬勃……

这个春天，我们照旧继续着短暂，又可能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一场朦胧的烟雨，等待一次春天的怦然心动。如果你在的地方春雨还没来，也不必着急，且先等一场春风至，因为春风吹着吹着，雨就来了，梦就醒了，草就青了，花就香了……春雨总会给天地、万物、人们点点欢喜，片片美好，丝丝希望。

每个春天，我们都留一片心田等待春天的一场雨吧，等待人生的一场春雨，然后，不怠慢每一寸时光，用尽全力地萌芽，向上，在每一个美丽的日子里，春风得意，肆意生长。



《玫瑰和马鞭草》
康斯坦丁·马可夫斯基（俄）
玛咖 供图

欧阳

随意翻看网络，发现一个古老的“问题”：在据认为“文化素质”层级较高的知乎上面，“网文的兴起是否毁了中国文学？”居然成了热帖。

之所以说是老问题，是因为在移动网络未成熟之先，舆论场就有“文学已死”的论调，后来网络文学出笼，又有“网络文学”不是文学的判断，再后来，网络小说兴旺发达，哀叹“文学”落寞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如今，“网文”——大约指称的是不同于网络小说的短小文字集合体——盛行自然是常态，没想到，可能观念还停留在“旧”文学范畴内的雅士，竟然滋生出“网文毁了文学”的忧虑来。

就知乎上面的评论而言，应该说多数人并不太认同这一判断，而既然跻身“热帖”，也意味着有为数众多的人对相关的问题比较关注。

坦率地说，在下是不太认同将网络小说、

网文毁了文学？

网文拿来与“文学”比较的。文学本身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不能说网络小说，或者网文不是“文学”。比如今日网络媒体中的各种叙事、随笔，甚至是议论、质疑之类的文字，实际上也是文学范畴内的精神活动。这些文字，也许只是短暂即逝，也许幼稚可笑，但它们也是人的大脑编织出的情绪、观点，是人们对人、对事的描述和判断……总之，如果我们不将之归类到“文学”园子里，恐怕其他的限定更不科学。

就“文学”需求层面来看，更不能轻易地给出武断的说词。不错，网文和网络小说一样，绝大多数读者在文化素质、素养上，不能比肩受过科班系统教育的“文化人”，但若考虑到“民间文学”也是文学，我们就不能独尊《红楼梦》而排斥街巷、茶肆里大众喜爱的评书。实际上，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不熟悉文字，却对《三国演义》《水浒传》情节、人物了然于心的老派“文学爱好者”。须知，这些可是经典文学名著。

不错，我是不太喜欢网络文学给予的体

验，原因是一些阅读者多的作品，吸引人的无不是讨巧阅读者的情节和内心或有的观念，甚至是想象共同体中低俗文化建构下的程式化叙事，这些网络小说和网文，不仅缺乏深刻思想，而且，不夸张而言，很少能够让阅读者去追问、去反思。

然而，它们依旧是“文学”，可能是文人雅士消遣时间的读物，也可能是从未有过（产生过）人生追问的群类，更容易接受的故事讲述。

至于“文学”的势弱，倘若我们仅仅是将那些布满象征、暗喻，甚至是故意晦暗雕琢文字的作品，才视为“文学”的话，“毁了”的说法也不成立。回溯“文学”最辉煌的时光，那些文化史上看起来无处不在、影响广泛的经典文学作品，事实上也只是少数人在阅读。而今天，这些经典，无论是读者数量，还是书籍售卖的绝对数，都远远高于“文学鼎盛”的日子。不同是，当下网络的便捷带来了更多的参与者，由之让一些人产生了经典文学寂寥的错觉。